

亲若银杏

□潘新日

亲,是对人的爱称。对树,就牵强些。用在银杏上,细细一想,就恰当了。

我说的亲若银杏,有人情的味道在里面。在老家那里,谁家的院内院外没有几棵银杏树?新栽的就不说了,古老一些的有百余年,年轻一些的也有十几、二十年,天天喝着它的叶子泡的茶,吃着它结的果,它就像邻家大叔一样亲切,多好呀!

当然,我说的亲若银杏远不止这些。村子里的银杏,最早的是太太公、太公那辈栽下的老树,最多的还数祖父辈和父辈栽的树。这些散落在各个院落里的银杏,不分老嫩,一年年尽最大的可能,为家家造福。

一种树,一旦与亲人联系起来,这种亲就满满地融进心里,不觉间,就亲切了。这样看来,把银杏树称为公孙树就不难理解了。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,爷爷栽树,孙子受惠。树的根须和人的根系连在一起,不亲也亲了。

早上,新发的嫩叶带着露珠伸到窗外,把小鸟清脆的啁啾递到屋里,让新的一天充满了绿意,充满了生机。披衣下床,打盆洗脸水坐在银杏树下刷牙、洗脸。春风,从院墙外拐进来,带来满身的花香。门口传来声声犬吠,是二秃子背着竹篓来喊我去采新鲜的银杏叶炒茶。他父亲有高血压,喝这茶习惯了。老家人的木桌上,时常可以看见冒着热气的银杏茶,绿莹莹的,可好看了。

银杏树家家都有,二秃子却专挑我家的银杏树采叶。他说我们家的银杏树老,叶子好。小好家的更老,可他不敢去采。小好的奶奶管得严,一看见别人采她家的银杏叶,就跳着骂,你还没有动手,就得落一肚子气。时间一久,就没人敢去她家采了。老太太振振有词,说什么,新鲜的叶子采光了,会影响银杏结果。

可能是习俗,每年的植树节,大人们都要带着家里的小孩,种几株银杏苗,乐呵呵地盼着它长大。

我参加工作的时候,曾组织各村的支部书记,到我的老家参观银杏种植,价格好的时候,一棵树结的白果,可以卖近千元。那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。

我一直认为,银杏大展风采的时间不是春天和夏天,而是秋天。秋风和寒霜是银杏叶的着色剂,一夜的霜让银杏叶由绿变黄,一片一片连在一起,牵着手在风里奔跑,好看极了。

在洛阳的深山里,朋友发现了几百棵古银杏树,每到秋天,他就带着我们到山里,欣赏这难得的美景。漫漫的人生旅途,能邂逅一片古银杏林,该是多大的造化呀!

深秋季节,白果也成熟了。每家每户用棍子把白果敲下来,先沏(òu)皮,再淘洗、晾干、去壳,露出白白胖胖的果实。留着吃,或到市场上卖,这是银杏带给人最大的实惠。

也有懒的人,非要等到冬天,白果被寒风吹下来。白果都落在树根附近,一个个躺在金黄的树叶上,只需要一个个拾起来,直接在水里淘洗干净。

人,活在这个世上,会遇到很多树,真正能和人走得近,称得上亲的,想来想去,我认为还是银杏。

亲若银杏,这不是句空话……

草木

亦有情

一棵发财树

□付俊霞

我有一棵发财树,不大,却很茂盛,我把它放在店门口。

看到它,就想起一位朋友。她是我以前在九都路开店时的邻居,湖北人,中等身材,皮肤白皙,打扮时尚得体,总给人一种光鲜亮丽的感觉。即使人到中年,也没有中年人的沧桑感。她常说:把自己打扮漂亮了,就贵了,如果不打扮自己,别人就会认为你很便宜。

一次,我无意中帮她谈成了一笔生意,她高兴极了,天天往我店里跑,亲热地叫姐,非要请我吃饭。我怎么能接受呢,她的感恩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她爱养花,屋里大大小小摆了几十盆植物,顾客一进门就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。为了表示感谢,她就送了我这棵发财树。刚开始,我没有太在意,把它随意放在一个角落里,想起来就浇浇水,搬出去晒晒太阳。令我没想到的是,它竟然长势喜人。它努力成长的样子,让我开始慢慢关注并喜欢它。

印象最深的是去年,我们都回老家了,原本打算只住几天,却因事耽搁了半月。等我回来打开店门时,发现可怜的发财树因为寒冷而枝叶萎靡,再加上长时间没有阳光照射,叶子也泛黄了,看上去无精打采、楚楚可怜。我赶忙把它搬到阳光下,又浇了浇水,心想,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过来,只有听天由命了。

谁知过了几天,它的叶子慢慢泛绿,直立起来,重新焕发了生机。它对生命的渴望竟如此强烈,我为自己的“过失”和粗心大意而羞愧不已!

现在,我每天到店里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发财树搬到外面那块地势开阔、阳光充足的空地上。到了晚上,再小心翼翼地搬进屋里。它站在门口,像卫士一样:身姿挺拔、昂首挺胸。每一个来店里的顾客都会对它称赞不已。来年,我打算给它换一个更大、更深一点的花盆,让它扎根于更深的土壤中,拥有更广阔的成长空间。

那位朋友早已回湖北了,在做绣眉的生意,能看出生意已风生水起。她每天都会发朋友圈,展示修好的眉毛。她一直都爱美,永远那么积极、向上、乐观,我给她点大大的赞。

每次看见那棵发财树,我就想到了她。她努力生活的样子,永远定格在我心里,她活出了女人该有的样子。

邂逅指甲花

□李孟华

邂逅指甲花,是在半个月前。呼吸着早上清新的空气,用了三十分钟,走到单位。途中一户人家落锁的大门外,种植着一片粉、红、白颜色各异的指甲花。在长长的、直直的茎托起的绿叶之中,花儿竞相开放,每朵有四五片花瓣,三个一簇,五个一丛,一株上有几十朵。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,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童年。

指甲花盛开的炎夏,村里的小姑娘们,在一起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谁的指甲染得最红。包指甲用的叶子,是田间地头采摘的软软的豆叶,用得最多的是蓖麻叶。在指甲上按上捣碎的指甲花,包上蓖麻叶或豆叶,再用线一圈圈缠绕,包紧。第二天早上,包了一夜的指甲,便被指甲花染红了。看着红红的指甲,真是心花怒放。

指甲花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凤仙花。民间有歌谣这样赞美指甲花:“指甲花,凤仙花,乡下女孩偏爱她。粉白红色丛中笑,夏来开花百姓家。夜晚用来染指甲,十指红色迎朝霞。红叶须臾菊花杀,美丽女孩指尖花。”

指甲花不仅可染指甲,还可入药,有排毒、活血的功效。院里的吴阿姨,说用白色的指甲花染指甲可治灰指甲。她曾有一个灰指甲,就是这样治好的。

我饶有兴致地采摘了一大把白色指甲花,把飘落在地上的也小心翼翼地捡起来。收获了喜悦,高兴而归。

回到家,直奔母亲那里,想给她用这剂良药,治好她的两个灰指甲。母亲当晚就把花儿捣碎成糊,用塑料纸包在指甲上,剩下的放进冰箱冷藏,下次再用。

我准备明年在老家的房前屋后种植一些指甲花,尤其是白色的,要多种些。草木亦有情,让更多的人因它们受益。